

# 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秋分日，听秋虫，读放翁。他写《秋分后顿凄冷有感》：  
今年秋气早，木落不待黄。  
蟋蟀当在宇，遽已近我床。  
况我老当逝，且复小彷徨。  
岂无一樽酒，亦有书在傍。  
饮酒读古书，慨然想黄唐。  
毫矣狂未除，谁能药膏肓。

八百年前，秋分，山阴，乡下。那一年的秋天来得比现在的秋天要早一些，乡下的秋天又比城里的秋天要早一些。放翁说“城市尚余三伏热，秋光先到野人家”。这一年的秋天

## 陆放翁的秋分

半文

的确来得比以往更早一些，叶子还没黄就开始掉落。按《诗经》时令“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。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”，蟋蟀这时节应在屋檐下，但这个秋天已经早早把它们赶到了诗人的床边。于是，诗人感叹：正如年华易逝，老之将至，姑且让它们在此小天地徘徊一番。

自绍熙元年（1190年）罢官回山阴老家，陆游闲居乡下二十年，仕少，闲多。“日长似岁闲方觉，事大如天醉亦休。”诗人说：因为太闲，一日长似一岁，不过，事情再大，一醉皆休。所以，这个秋天，不论凉或不凉，书、酒两件事，不能少。现代人更直白：“不在深夜喝酒撸串的人，不足以谈人生！”于是，诗人继续往下写：手边岂能没有一杯酒？也不能没有一本书。最好是一边饮酒，一边读古书。



读至此，我无端想起《红楼梦》中，大观园里，那一群年轻人吃螃蟹、喝老酒、起诗社的场景。再赏个菊花，闻点桂香，这个秋天，凉或不凉，都可算是完美了。对于我，读放翁诗，即读古书。我不清楚诗人当时读的是谁的诗、谁的文？他“慨然”地想起了黄帝、唐尧时期的圣明之治。之所以“慨然”，是因为他“僵卧孤村不自哀，尚思为国戍轮台。”想守边关，想上战场，但南宋朝廷没有给他机会，光宗不给，宁宗也不给。宋孝宗乾道八年（1172年），四十八岁的陆游终于得机会，在大散关亲临抗金前线，可惜，只有八个月。“壮岁从戎，曾是气吞残虏。”这短短八个月的军旅生涯，在诗人的余生里无数次地梦回。“功名梦断，却

泛扁舟吴楚。”“雪晓清笳乱起。梦游处、不知何地。铁骑无声望似水。想关河、雁门西，青海际。”可惜，再回不去，“叹流年、又成虚度。”想而不得，只能饮酒，只能读古书，只能慨然。

那个时候，陆游还叫“陆游”，不是“放翁”。五十二岁那年，陆游在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任上被免。主和派说：陆游“不拘礼法”“燕饮颓放”。于是，陆游成了“放翁”。“门前剥啄谁相觅，贺我今年号放翁。”“何方化身千亿，一树梅前一放翁。”诗人的疏放，与生俱来。

这个秋天也有点疏放，有点不受约束。放翁在这个过早到来的秋天里，饮酒、读书、写诗：“毫矣狂未除，谁能药膏肓。”毫，是年约八九十的老人。放翁享年八十六，此时，已经年过八十，垂垂老矣。虽“壮心未与年俱老，死去犹能作鬼雄”，但出征无望，上战场空盼。只有心未老，狂未除。他说老夫已经八九十岁了，疏狂的毛病却未能除去，谁有良药，能医治我这深入膏肓的毛病。

“疏狂”是一种病，且病得不轻。因为“疏狂”，诗人得罪过人。因为“疏狂”，诗人错失过机会。白居易说：“疏狂属年少”，但诗人一生疏狂，至死是少年。即便病人膏肓，即便药石无医。仍要疏狂，仍要放翁。与年纪无关，与秋分无关。朝廷不用放翁，是南宋朝廷的不幸。但对爱书人来说，有幸。陆游官场失意，诗坛留名。诗人自言：“百岁光阴归酒，一生事业略存诗。”放翁此生，写诗过万，存世九千。因为“秋分”，他要写一首《秋分后顿凄冷有感》。因为秋天，他要写一首《秋思》：“利欲驱人万火牛，江湖浪迹一沙鸥。日长似岁闲方觉，事大如天醉亦休。”即便临终，他仍要提笔写下：“死去元知万事空，但悲不见九州同。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。”

这是诗，是遗嘱，也是放翁疏狂一生的告白。

又到秋分，平分秋季，平分阴阳，平分白天与黑夜。在这个十分公平的秋分日子里，想起诗人不公平又公平的一生。不妨，喝一杯酒，读一首诗，与放翁一起，过秋分。

读“夜光杯”《与象结缘》，忆起我的伯父顾志刚。他可称携运大象来沪的第一个中国人。

上世纪30年代，南市文庙路“市立动物园”主任沈家征常来自衣庵后街（今福佑路）“鼎兴泰”鸟行闲谈豢养动物事。一天，他要求代购一头大象，老板交其胞弟顾志刚操办。顾志刚当即回答：“只要肯出适当价钱，何愁弄不到大象？”

顾志刚常去海内外采购飞禽走兽，顾客均为富人，出手阔绰，故而鸟行获利甚丰，货源也广。问题是：当局拨给动物园用款不多。碍于交情，经办人只能量力而行。他托人向印度方面商谈，要价太高，买卖不成。又赴新加坡等地，最后与泰国经营者以较低价位拍板成交。

顾志刚携运大象，搭乘美商轮船，辗转多时，来到上海黄浦江，泊于公共租界码头。这头大象体型巨大，高约二米，长约二米半，象鼻子长达一米半，四腿粗壮，尾巴短小，吼声如雷，性颇驯顺。顾志刚吩咐驾一艘平板驳船紧靠大轮船一侧；又指挥水手用极粗缆绳捆住大象身体，动用大轮船吊车将大象腾空拽起；水平方位移出船舷，慢速下降……大象被四平八稳置于驳船平板，旋即抵达岸边。

大多数市民第一次目睹大象真容，人声鼎沸。大象从没见过人山人海大场面，畏缩不前，不肯离

船，任由众人使劲推拉，纹丝不动。众人束手无策。顾志刚微微一笑，打开旅行包，取出当地人所赠弯成尖嘴的一把铁钩子，扎向大象“软肋部位”大耳朵，大象负痛，垂下长鼻，俯首帖耳，迈开粗腿，乖乖地让人牵引上岸，再移步登上大卡车，直达目的地。

动物园西侧临时钉立一根木桩，铁链条锁住大象。随后大象迁入“象房”。彼时，市立动物园已有虎、豹、熊、鹿、袋鼠等兽类，孔雀等禽类以及蟒蛇、巨龟等爬虫类动物数十种。此前，虽有外国人引领马戏团大象来申城亮相，然而，只有少数有钱人能观赏。

我的伯父晚年尚记得：有一次，“海京伯”马戏团洋人带了一头大象来沪，马戏团人士拜访当时上海滩花鸟市场小有名气的顾志刚，谈动物饲养经验和上海人对动物的玩赏情形，称顾志刚为“Zoologist”（动物学家）。临别，“海京伯”客人赠票十张，当然，含有做广告意思。顾志刚带我的父亲等人前去观看。一张马戏票对外售价十元银洋，当时一般职员月薪仅银洋三元左右，普通市民确实难以



## 夜光杯

再会。也没听到他的回音。

翌日刚入体育场跑道就遇见他，并非排。我说今日起得晚，问他已跑了几圈？答八圈。临五公里到，十二圈最后一圈，突然加速，甩开我，夺门而去。我立即明白，此是一个极内向的小伙，是在避免与我道别。再以后多次相遇，也装不认识了。

这是我主动搭讪的一次失败。不搭讪吧，天天迎面相见，装着熟视无睹，也怪别扭的；搭讪吧，碰上个人家不愿意发展，也尴尬。

跑步也有社交礼仪，却难拿捏。算了，不搭讪了。

## 搭讪

黄崇义

一个小姑娘在我后面跑，传来她的说话声。你的跑姿蛮好看的，我做不到。

我一下没反应过来，没有回她的话，连最起码的礼貌谢一声也没有。事后觉得很愧对人家。

又碰到一个小伙子，要加我微信，说我配速蛮快，要给我视频打卡。我一口回绝，也没谢谢人家一声。

回头想想这两次，以后跑步时，是否也应主动些，礼貌些？

于是看见一约80后的赤膊年轻人，有意跟着他。并非绕了几圈后，问：每天跑几公里？答：五公里。我说：厉害，我三公里。没话了。三公里到，与他道别，

1955年，我在靠近虹口公园（现在叫“鲁迅公园”）的江湾路小学读六年级，要毕业了，要考中学了。我们四个关系比较好的同学自说自话相约一起去考上海中学。星期六下午是不上课的，我们四个小学生又坐公共汽车，又走路，终于找到了有名的上海中学。门房的人问我们“干什么？”我们说，要考上海中学，想进去看看。门房说，学校有什么好看的，你们回去报名就是了，考上了，以后有得看了。我们只得在校门口东张西望。校园里的小树好大啊，这就是当时留下的唯一印象。

那时的小升初，想考哪所中学，就去那所中学报名，参加那所中学的考试。待到报名时，我们考上中的“联盟”瓦解了，家长根本不同意去那么远的学校住读，只剩下一个王姓同学坚持。我和另一个何同学报考离家只有几分钟路程的复兴中学。复兴在当时的虹口是中学里的翘楚。报考的人自然很多，虹口地界上的小学毕业生趋之若鹜，录取率不亚于现在的四名校、“八大金刚”。考试结束回到家里，父亲问我，题目难不难？我如实回答，不难。他似有不悦，大概是担心如果大家成绩都好，录取就要看阶级成分了，而他是资本家。吴同学平时成绩不如我，他有个姐姐是搞教育的，很有把握地说，吴新能考上，她弟弟也一定能录取。我猜想她大概是托了关系。

录取通知书是由邮政局投递的。发通知那天，邮递员一到，四达里的许多人家都到弄堂里来看热闹了，打问谁家小囡考进什么学校了。一条长长的弄堂难得有如此人声喧闹。我被复兴中学录取了，一家人喜出望外。而吴同学不幸名落孙山。那位坚持考上海中学的同学未能如愿以偿，头块牌子的中学毕竟门槛较高。

后来，还有一场私立中学的招生考试，吴同学考上了离家也不远的新沪中学。越明年，公私大合营，私立学校全部公办了，都在“忠诚党的教育事业”的原则下，培育祖国复兴大业的有用人才。

如今，看到报载骗子利用家长择校的心理，谎称有门路可以把孩子办进“好学校”，骗人钱财高达千万计。其实，学校虽有差别，但未必能决定学生一生的沉浮输赢。我们一班小学同学，各有千秋，现在殊途同归，都过着平安知足的养老生活，这应该是一个大概率常态。家长们为孩子择校而忧心忡忡，使尽浑身解数，弄得大人小孩都艰难困苦，是不是有点杞人忧天呢？

## 小升初轶事

贝新祯

浩瀚的星空总是隐藏着无穷的秘密，吸引着人们去探寻。但对我而言，比起拿着望远镜研究星座，我更倾心于抬头就能轻易辨别出那一组星——北斗七星。

自从高中时和外公、爸妈一起去了一次云南之后，我就认识了北斗星，还有北极星。那是在东川红土地上，那天是年初一或者初二，并不能看到月亮，但也正好因为如此，才能让我在疲惫的赶路途中抬头一看获得了极大的震撼。头顶上那满天的星星闪闪烁烁，仿佛伸手就可以触摸到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星空。外公教会了我识别北斗星以及北极星，北斗七星就像个大勺子挂在北边天上，非常好认，北极星亮度不高，但掌握方法后也能很容易找到。从那之后，我便养成了习惯，那就是不论去哪，夜晚走在路上总会时不时抬头看看。

## 七夕会

有一年8月，我与朋友相约去桂林猫儿山看英仙座流星雨。那一天其实状况百出：三脚架不听话没法固定，山顶上非常冷没有带足够的衣服，山路很黑还有些滑我们走得很艰难……但是一切一切的烦恼，在我们登顶抬头仰望夜空的时候，都一扫而光了。也是满天的星星，在发蓝发紫的夜空中散发着自己的光芒。所有人都在四处张望寻找流星的时候，我就直愣愣地盯着远处的那组北斗星。哪怕躲藏在这么多闪亮的星星中，它们也有一种魔力让你能够一眼认出来。我拍朋友的肩膀向她介绍起北斗星，她是第一次看到它们，显得非常惊讶，因而高兴、激动。

那一天不仅有星星，还有银河，那是我第二次这么清楚地看到银河，还拍了下来。我们玩得很开心，便相约年底放寒假时去

## 寻找北斗星

姜佳南一

飞机是夜晚10点从伦敦起飞，整个飞行过程三个小时都是在夜晚。碰巧的是，这次我的座位在窗边，并且朝向北方。睡得迷迷糊糊时往舷窗外一看，便看到了它们。我顿时清醒了，马上想拍摄，但是很不巧的是相机被我放进行李箱托运了。正沮丧时，突然想到了GoPro相机，因为小而被我随身携带着，说不定这时也可以派上用场的呢！我拿出相机，将镜头完全贴在舷窗玻璃上，拍摄了三十秒。意外的，效果还是不错的，北斗星、北极星同在一框中！这真是一次意外的观星体验呢。

抬头看看北斗星已经成为了我旅行中必做之事，在不同地方观星都会有不同体验。我还总会在找到它们之后，与身边的人分享说：“看，那里就是北斗星。”把经历写下来，就是希望同大家分享这一份特殊的喜悦。



## 智慧快餐

郑辛逸

自媒体时代需自备“过滤镜”。

一饱眼福近距离看大象！这头大象运抵沪上，在市立动物园公开与市民见面，普通人也买得起低价位门票，当时称“门券”，团体参观满一定人数可以打折扣，票价更低，因而观众人数激增。据旧报载讯：8月1日开园，十个月内，观众数量已达1159000余人次，收入累计二万余元。

后因日本侵略军飞机轰炸南市，动物被转移至法租界顾家宅公园（又名“法国公园”，即今复兴公园）。太平洋战事起，日寇占领租界，驻军此处，大象被宰杀。

1981年10月我结婚之后阳光普照的那一天，亲友一行人游览西郊公园，返回市区途中，我的堂妹戏言：“阿拉爷老头子是不是第一个携运大象到上海格人？”伯父盈盈笑说：“当初，‘市立动物园’小小‘象房’，哪能同现在西郊公园大格‘象舍’相比？岂非‘小巫见大巫’么？”又感叹：“落后挨打……就说阿拉亲自带到南市格那头大象也难免遭遇日本鬼子残杀厄运。”旋即眉飞色舞畅所欲言：“国泰民安，连动物园大象也可以‘颐养天年’哉！”

1983年，伯父来沪，常住我父亲家，两人或游祖国大好河山，共享天伦之乐，直至老人在上海“驾鹤仙去”。

你有没有经常厌烦她的唠叨？譬如：不怎么冷的天气，非要你加一件衣裳；明明吃得很饱，还要塞你一块鱼肉；几天不见，就频频打量你，你胖了，她担忧，你不胖，她也担心。

那时候，你年轻气盛，自以为是你控制了不情绪，听不得她的唠叨，因为在她的面前，你永远是一个孩子，孩子永远可以随时撒娇，随时发一些莫名其妙的脾气。

随着年龄增长，你开始振翅远飞，而她开始变得小心翼翼。直到某天，你忽然发现，她的唠叨，你有好久没有听见；刹那间，你心口一紧，或许哪天，她的唠叨你真的永无机会再听见。

时光在不知不觉间流逝，流逝的将永不返回，也永无反悔。想着她曾经的絮絮叨叨，你提笔，写下了她唠叨的点点滴滴。你想告诉别人，更是告诫自己：所有母亲的唠叨，都是对你的爱的叮咛。趁健在，别厌烦，耐心听！

千里生 叮咛



雅玩